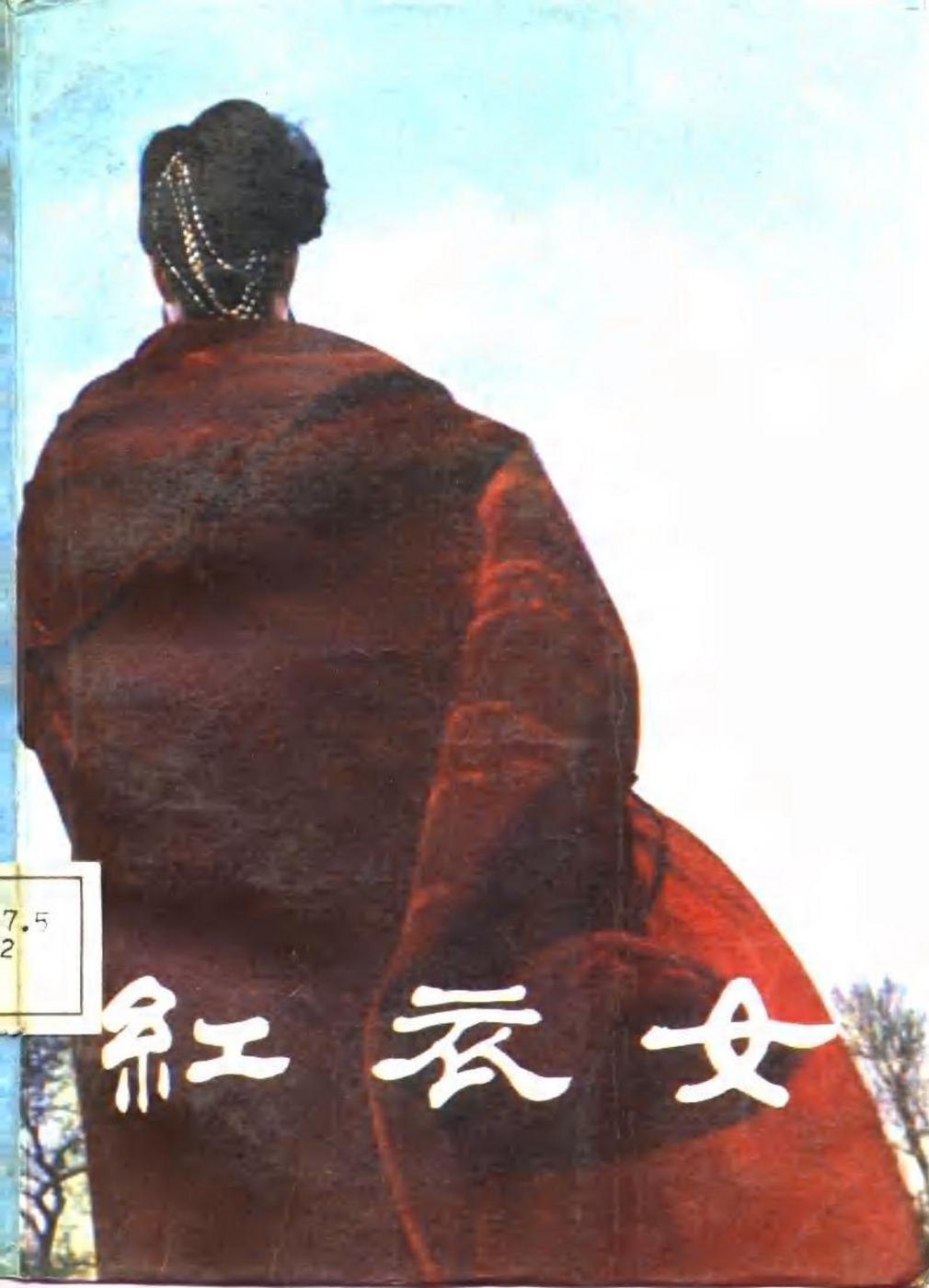




7.5
2

紅衣女

I247.5
3102

红衣女

海客著

中国曲艺出版社

一九八八年·北京



504510

责任编辑：吴海春

封面设计：岳鹏飞

插图摄影：刘志顺

红 衣 女

中国曲艺家协会吉林分会编

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农展馆南里十号)

吉林省报刊零售公司发行 延边医学院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字数217,000 印张9.625 插页3

1988年6月第一版 1988年6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01—103,000

ISBN 7 — 80008 — 019 — 6/I·19

定价：2.20元





红 衣 女

海 客

楔 子

历来暴君施暴政于臣民，其结果，只有两个字，那便是“反抗”。

然而，有反抗就会有血腥的镇压；有血腥的镇压必然又会有各种不同方式的反抗。这就是几千年来中国的历史，中国历代的变迁史。

我们的父兄，在这反抗、镇压而又反抗的血与火、泪与恨的环境中，生儿育女，传宗接代，迈着匆匆的步履，走完了他自己的旅途。有的悲悲壮壮，有的苟苟且且。有的活着却早已死去，有的死去却依然活着。

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共性和特点，也是这个民族的缩影，自然也是我们自己的形象和写照。

然而，我要撰写的故事，也就将从这小小缝隙中插进笔来，一个活生生的人物，便从我心目中飞出，她将和你见面与你接触。

诚望你能读下去，当然希望你能爱她、原谅她。更希望你，从中悟出些道理，慰藉你自己和你读到的书中人物。

“人攀明月不可得，月行却与人相随。”

刘敬飞倒骑“洋驴”

晚清宣统、民国年间，刀山剑树，兵荒马乱，天灾人祸，接连不断。

在那些苦难的岁月里，关里的人生活不下去，便纷纷携儿带女，抛家弃舍，向关外逃生。

当时山东、河北一代，到处都有“想活命，闯关东。关东是宝地，处处好谋生”的传说。那“撒种不用耕，满山野果红。棒打獐子瓢舀鱼，野鸡飞到饭锅里”的神奇故事，对关里人是有诱惑力的，它使那些求生存，向往幸福的关里人，心中燃起了希望之火。

冀燕小马戏班，一行十九人，随着闯关东的人流，从燕山脚下，来到关东地界。他们一路沿街搭台，逢镇必演，走到哪里红到哪里。日子混得颇有生机。

这个小马戏班的老板姓马，绰号马上飞。这位马老板不光马术过硬，拳脚、剑术方面，也是数一数二的高手。

马上飞不同一般老板，逢场必登台，登台必要好。要不下掌声，他是不肯罢休的。

这个小马戏班演到哪里红到哪里，主要还不是靠马老板的骑术，最主要的是，班里有两名如花似玉的炮角。一个是老板的小女马小飞，一个是老板的义女刘敬飞，绰号关东红。

这位刘敬飞小姐，马上功夫不在马上飞之下。她的马术堪称一绝。只要她一出场，场上的气氛顿时沸腾起来。随着她精采的表演，观众的叫好声、喝彩声，便如松江流水一浪高过一浪。人们观看她的表演，不啻是一次艺术享受。

刘敬飞芳龄二十三，比马小飞大四岁，因此，她是姐

姐，小飞是妹妹。小姐俩心心相印，亲如一奶同胞。敬飞长的面嫩，同小飞同台演出就如一对孪生姊妹。

这一天，时交八月，他们来到辽河边，在一家“三省客栈”扎下营盘，准备在这儿多住上几天，多演出几场。因为他们听说这儿人口稠密，交通发达，生意好做。他们吃罢中午饭，便来到镇中打地。

这个镇叫新开河子，左临西辽河，右连营口。水旱码头都在镇中，自然招来繁荣和热闹。

新开河子镇原名叫姑娘愁，因为海盗常到镇子里奸淫妇女，这姑娘愁由此得名。明朝天顺年间，有位镇守颇为厉害，他几次亲自出马，直捣海盗老巢，使镇民过上安居的生活，后改为新开河子。

新开河子镇方圆二十五里，人口比较稠密，因受地理环境的影响，渔民较多，吃鲜海味非常方便。用现代的话讲，它历史短，起步快，是一座开放性的城镇，这是由它所处的地理环境促成的。

由于交通发达，城镇繁华，因此，不管是国内外的商旅客、五行八作，都愿往这儿云聚，借地生财。因而，相继开设烧锅、油坊、粉坊、豆腐坊；水产营管所、鲜鱼收购所、地市管理所；客栈、粮栈、百货栈、银行、洋行、工商行；钱庄、饭庄、绸缎庄、酒馆、烟馆、武术馆、戏院、影院、妓女院、暗娼、明赌，应有尽有，五毒俱全。

马上飞领着两个女儿及手下的随从人员，时间不大便来到镇中心。

这个镇子的街道布局，和其它城镇不同，从郊外延伸入镇，是一条笔直黄沙石的大道，进到镇端，便是一片开阔地。开阔地的另一面是斜插两条不宽不窄的青石板路。

两条青石板路的中间是一长溜两边门的买卖房铺。青石板路的两侧，是一家连一家的住房。

人们习惯叫它裤裆街，距裤裆街不到二百米，有一处大广场，人们称它为裤裆广场。

马上飞举目远望，他赞不绝口地道：“嘿嘿，看来俺们是来着了。这个镇子真不错。有山有水有河流，生意兴旺人口稠。真不愧叫新开河子，看来多走几步路，一点不冤枉。”

马小飞调皮地道：“你可别夸了。这地名多难听，俺们可别崴在这里。”

“不会说话，你学着点，别多嘴多舌的，说点吉利话不行？”马小飞不悦地斥道。

“新开河子这个名字本身就不吉利，你怨俺啥。”马小飞不服气地反驳道。

“怎么老犟嘴！俺忌讳那个字。”

“忌讳，你不让他们把它更改了。”

刘敬飞怕爷俩争吵起来，忙解劝道：“不要再说那没用的了，快选地场吧。”

马上飞指了指南侧道：“俺看这大棚就架设在那，你们看怎么样？”马小飞余怒未减地道：“你说好就好呗，你说架设在那就架设在那，俺们也不是老板。”

刘敬飞怕惹马上飞生气，忙道：“爹！你感到好自然是好，什么冤枉不冤枉的，俺们闯江湖的管不了许多，还有一点，别忘了俺们是避难的。身份不能暴露。走吧，快去办理许可证，尽快公演。”

翌日清晨，新开河子镇，风和日朗，天高气爽，又逢大集。裤裆广场，人山人海，热闹喧天。一张巨大的海报，悬挂在大棚门首。

上午九点多钟，裤裆广场，响起了振奋人心的锣鼓声，还有那激昂的管号声，在新开河子上空回荡，传得很远很远。

翼燕小马戏班，首场演出已开始了，能容纳二千多位观众的大棚座无虚席。

马小飞小姐已表演完精彩的魔术，正在谢幕。突然从外边走进几个身穿长袍马褂的人来。也不知谁喊了一声：“钱会长驾到！”

马老板一见立刻迎上，然后又搬来几张好椅子，将钱会长等人安置在台前。

该刘敬飞登场了，台下的观众都在急切地观望着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只听台口右侧，突然一声炮响，顺着炮声，一匹雪花似的白马跑进场里。马上少女身着红衣红巾出现在观众面前。她一个鹞子翻身落在马背上，那马见主人已坐好，立刻将前蹄扬起，靠两只后腿竖立，踩着有节奏的鼓点，频频向观众致意，顿时赢得观众一片喝彩声。

刘敬飞在马上神采飞扬，她突然一磕镫，那匹马如飞箭一般向前蹄去。猛一纵身，她便站在马鞍鞍上，一边微笑，一边向观众抱拳施礼问好。

白菊花马驮着红衣少女，沿着台场跑了一圈，刘敬飞在马上敬了一圈礼。然后身复原位，让马跑中速，她便开始在马上做起马上射箭、马上发镖、马上拾钱、跳马飞马、倒挂、侧骑、单脚镫、马腹藏身等一连串的高难惊险动作来，做得干净漂亮，博得观众一阵又一阵的叫好喝彩声。

刘敬飞见好不收，又开始表演她最拿手的钻火圈。

但只见三只熊熊燃烧的火圈，分别放在三个不同的位置。三只火圈一只比一只内径小，一只比一只燃烧得猛烈。

三只火圈放好后，刘敬飞一提马缰，便向第一个火圈冲

去。当白菊花跑至第一个火圈跟前，一个轻跳，便从火圈里钻出。白菊花跑到第二个火圈时，烈焰已把圈口封住，简直变成一个大火球。观众真为少女攥了一把热汗。

一双双放心不下的目光，紧紧盯着红衣少女。

刘敬飞从容不迫，毫不畏惧地将马跨近，只见她将身子往马身一贴，白菊花腰一伸，两腿轻轻往前一纵，便从火圈穿出，人马身上毫无损伤。

当马到第三只火圈跟前，人们更特别关注，火圈内径小，按常规马根本跳不过去。

钻不过去，才要钻呢，要的就是这个劲，否则那还叫什么绝技。

只见刘敬飞把马带到第三只火圈跟前，她用皮带往马后臀一拍，那白菊花顿时形变，象一条银白色的刀鱼，“噌”便轻松地钻过火圈，把观众都看傻了，一个个目瞪口呆，张口结舌，真是开心过瘾极了。

她表演完了，观众还未看够。刘敬飞一次次谢场，一次次登场，仍然满足不了观众的要求。钱会长也深深被感染了，他带头鼓掌，带头叫好，刘敬飞自然非常高兴，连连向观众致意，跑下场去。

翼燕小马戏班，在新开河子首场便演红了，征服了上千名的观众。第二天《盛京时报》便刊登了翼燕小马戏团演出盛况。

全班人员见到这条消息，一个个欣喜若狂，尤其是关东红，她第一次在报上扬名，心中更是美滋滋的。

马老板对这场演出很满意，他回到客栈里，便要了两桌丰盛的酒席，犒劳大家。

小马戏班一行十九人，坐在一起吃酒庆贺回数不多，到

了关东地界这算第三次。马老板对下边从来不苟刻。今儿这两桌席，几乎都是海物及鸡鸭鱼肉。喝得大家笑逐颜开。

犒劳已毕，马老板匆匆来到女儿小飞、敬飞的卧室，他带着酒兴说道：“看今天首场这个火劲，一时半时减不了码，真没想到报社大记者还给俺们撰写了文章，把俺们好顿吹捧，钱会长看了带头鼓掌，关东人太热情了。小飞明天你上‘炮打美人’，相信这个节目，观众一定会喜欢。俺明天也换新节目，常更常换，才能把观众拢住。

马小飞见爹爹如此高兴，她也振奋起来，但她仿佛有什么不祥之预感，忙道：“爹，你别忘了，乐极生悲。明儿‘炮打美人’俺不上！”

马老板一听兴奋顿减，他无好气地道：“谁让你胡说八道，老毛病又犯了，真不懂事。”

刘敬飞见义父训斥了义妹，便赶紧插嘴打圆场地说道：“妹妹，爹不愿听那不吉利的话，这半年多他老人家第一次这么高兴，干嘛要扫老人家的兴呢？”

马小飞听义姐这么一说，心也便软了下来。是的，自出关以来，爹爹他第一次这么欢喜，不该伤老人家的，于是赔礼道：

“老板爹爹，刚才俺说的不对了，让俺上啥俺上啥，再无二话，还不行吗？”

刘敬飞见小飞赔了礼，她搭讪地道：爹！小飞妹已给你老赔了礼，你压压气，消消火，快回去休息，明儿还要演出呢。”

正在这时，忽听客栈老板喊道：“马老板，钱会长驾到！”

马上飞外表粗疏，其实他为人特别精细，这也是多年的

江湖生涯促成的。他一听说钱会长驾到，心里便犯了寻思，觉得有什么不祥之兆。因此，急急忙忙迎出，把钱会长引到客栈会客厅。

两人来到厅里，分宾主落座。马老板忙让佣人沏上一壶香茶，一边款待钱会长，一边吩咐摆上酒席。钱会长连连摆手：“这大可不必。一是酒足饭饱，二是有要事在身，免了免了。”

钱会长个子不算太高，又白又胖，大约四十五六岁的年纪，他说话嗓门非常亮，一口海城口音。他呷了口香茶，说道：“贵班首次来俺这穷乡僻壤，为俺镇民献技献艺，使俺镇居民，饱享眼福，本会不胜荣幸。俺看了你们的演出，感慨万千。国技国艺……”

马上飞见他寒暄起来没完没了，便把话语接过：“小班献丑，见笑，见笑。”

钱会长不等马上飞把话说完，他又连连说道：“哪里哪里，你班人强马壮，精明强干，所演节目，一是新，二是精。尤其是马老板的精湛技艺，可谓天下一绝。更难得的是你班里的名角刘敬飞小姐，名不虚传，她的马术超群，天下无双。不仅观众看得目瞪口呆，如魔如痴，就连鄙人也大饱眼福呀。好啊，好啊！报馆说的一点不过分。她演出国风国威。看她的表演，仿佛她是名骑兵。”

马上飞见他的话题老在义女刘敬飞上转绕，感到有些不妙。于是，很严肃地道：“义女无知，多有不周，还望会长多多海涵。小班初来乍到，借地生财，请会长多多关照。”

“是我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了。我对你的义女，可以说无限佩服，小小年纪功夫那么好，造诣那么深，实属罕见！”

马上飞见他老不往正题上说，便单刀直入地问：“不知钱会长这么晚来此，有何贵干？”

钱会长见马上飞主动问起，他只好实话实说了，他道：“既然马老板问起，我只好向你把话挑明吧。今儿晚鄙人来此，有一事要和马老板商量。这件事真让我免为其难，无所适从。”

钱会长说到这里，他暗暗用眼睛偷偷观察马老板的脸色变化。马上飞已料到出了什么大事，他心里不由一阵紧张，但他很快便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，不紧不慢地说道：“钱会长，莫非有人想打俺义女的主意？”

钱会长连连摆手：“不是，不是。”马上飞听他说不是打刘敬飞的主意，一颗心稍微落下点体来，他继续问道：“钱会长，有话请讲当面，莫再藏头藏尾，让人感到憋闷了！”

“既然如此，那敢情太好了。看来马老板是个明白人，我特别振奋。鄙人钱大公自上任以来，倒运之事一个接一个落在头上。咳！自捻军、义和团失利，八国联军瓜分中国以来，黎民百姓即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老慈禧施暴政于民，闹得民不聊生。她为了讨好其洋主子，将中华大好河山，一块又一块的割让给洋人。”

马上飞听到这里心里踏实多了，见他满腹牢骚，一腔愁肠，知道他并不坏。故此，忙道：“钱会长，你就直言了吧。”

“那好，实不相瞒，我所管辖之地，就是俄国人的地盘。我这个会长，纯属人家的傀儡，说句不好听的话，是人家宅院的一条狗。”

马上飞见他把话题扯到洋人身上，他不敢往里插言，忙道：“会长阁下，跟俺一个江湖生意人说这些，俺实在不敢多嘴。俺卖的是艺。”他故意乱扯道：“他老姨嫁给谁，俺都喝喜酒。”

钱大公听到马上飞这句话，如同吃进一个苍蝇，心中十

分恶心，他再也不多啰嗦了，道：“马老板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沙俄乌克兰马戏团，也于昨天到达本镇，他们也要在这儿搭台演出，他让我通知你……”马上飞见他说了半天，是这么回事，便漫不经心地道：“会长大人，这没什么。他演他的，俺耍俺的。比试比试俺看倒挺好。”

“马老板，你理会错了。俄方已通告鄙人，禁止你们演出，命你们把场地让给他们。”

“让给他们？俺们为什么要让他们呢？”

钱会长见马老板不肯让，便进一步劝道：“你就让他这一次吧。常言说得好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唉！在人屋檐下怎好不低头呢。我不是说了吗，这个镇人家俄国人号下了。”

马上飞听到这话，顿时气冲斗牛，怒不可遏。他没好气地说道：“会长大人，此话差矣。怎么是在他们屋檐下呢，难道这里是他乌克兰吗！这是中国的地盘，是俺们老祖宗开拓出来的中国土地。”

钱大公也板起面孔吼道：“你好糊涂呀，我问你，比如你家的房子、土地、卖给了人家，那房子、土地还是你的吗？你还有权支配吗？谁让我们摊上这样一个卖国求荣的败家子呢。”

“对不起，俺不管那些，俺让给他，他为什么不让给俺呢？当然，俺也不想独霸，他也别想独占，这个面子，俺不能给！海报已贴出去了，明天照演无误。”

“你好不压事呀！难道你认为一山能存二虎吗？还是嚼巴嚼巴咽了，一了百了吧。”

“不！常言道，横着难吞，竖着好咽……”

“什么难咽不难咽，你的经济损失我钱大公承担。”

“钱会长，你的好心好意。马某领了。经济损失那是小

事，俺非要争争这口气。俺意已决。明儿非跟老毛子较量一番不可！”

“听人劝吃饱饭，一意孤行自讨恶果。刚才的话，是我肺腑之言，听与不听，悉听尊便。”

钱会长说完，站起身来，心事重重走出了三省客栈。

钱大公走了以后，马上飞手里端着一只茶杯，在屋里踱来踱去，余怒不减。

他在攘臂瞋目，他在辗转推测。他在冷笑，他在沉思。

因为，他跟俄国佬打过交道，跟法国、英国、荷兰人也打过交道。他熟悉洋鬼子，就象老猎人熟悉野兽一样。

马上飞深知明天将要发生的一切，吉凶难卜。他渴望吉祥，而明天却吉少凶多。他深知俄国佬凶残成性，无恶不作，虽然如此，他并不感到可怕。因为，他习惯了，习惯成自然，自然遇事也就不以为然了。

多年江湖生涯，他总结出一条哲理，有了事情，怕是没用的、多余的，甚至是愚蠢和无聊的，必须学会战胜一切的本领。他的人生信条是：你不犯俺，俺不犯你，你若犯俺，俺必犯你，不管你是谁。他常说，是福跑不了，是灾躲不过。因此，他想了一会，便安稳平静下来。

第二天吃完早饭，他就把手下的人召集在一起，讲述了钱会长所说的情况，让大家提高警惕，并强调要有足够的应变准备。他刚讲到这里，门外便传来洋鼓洋号声。

这声音便是信号，这声音便是挑战。其中，夹着一种盛气凌人的傲气，一种趾高气扬的洋味。

这声音对马上飞等人的刺激可太大了，简直是一种耻辱，一种不能忍受的耻辱。马上飞话也顾不得多讲，忙道：“走！到场地看看去。”没等他们出屋，看大棚的人慌慌张张

跑了回来，他上气不接下气地禀报道：“老板，可不好了。俄国佬把俺大棚给抢占了。”

众人一听把大棚给霸占了，一个个火攻脑门，喊道：“奶奶的，简直欺人太甚！”

马上飞令道：“赶紧集合，列好队，把锣鼓钹给俺猛劲儿地敲起来！他会吹，俺们会敲。”

翼燕小马戏班，敲着手中的锣鼓钹，有的还敲着铜盆，气宇轩昂的向裤裆广场奔去。

让锣鼓钹这么一敲打，沿街可就热闹起来了。男男女女老老少少，几乎全被敲了出来。人们前呼后拥地随着戏班来到广场。

裤裆广场上，两伙乐件，一中一洋谁也不肯相让，都在拼命地吹；都在拼命地敲。

两种声音，相互撞击，相互干扰，把一个好端端的广场，闹得天翻地覆。

两伙相持五六分钟，只见俄国佬那一方，停止了吹打。他们觉得吹打斗不过马上飞一伙，他们恼羞成怒，一个个拿起刀叉棍棒，向大棚发泄起来。他们连割带划，连推带砸，又是戳，又是拔，顷刻便把一个好端端的大棚给捣毁了。

马上飞从来没有受过这种欺凌，他无法忍受这种奇耻大辱。他一个虎步便冲了上去。他手下的人，见老板冲上去，也全跟在了后面。

就在这个当儿，从洋大棚里，钻出三个俄国乌克兰人。这三个俄国人，块头一个比一个大，如凶神一般。

三个俄国佬的后边，跟着一个秃脑门、矮个子，鼻梁上卡着一副俄国式宽边镀金眼镜的中国人。

这个人是混洋饭的通事(翻译)。他姓韩名少臣。此人原